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七七四次会议

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上午9时3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基先生.....	(新西兰)
成员:	安哥拉 .....	多明戈斯·奥古斯托先生
	中国 .....	王毅先生
	埃及 .....	塞西总统
	法国 .....	埃罗先生
	日本.....	安倍先生
	马来西亚 .....	哈姆迪先生
	俄罗斯联邦 .....	拉夫罗夫先生
	塞内加尔 .....	萨勒总统
	西班牙 .....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
	乌克兰 .....	波罗申科总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约翰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克里先生
	乌拉圭 .....	尼恩·诺沃亚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女士

###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29432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9时30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秘书长、各位部长以及其他代表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他们今天的光临突出表明了讨论中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秘书长潘基文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基总理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叙利亚悲剧使我们大家感到羞愧。国际社会的集体失败应当使安全理事会每个成员感到困扰。远远超过30万叙利亚人已经丧生，该国半数人口背井离乡，许多基础设施成为一片废墟。许多叙利亚人担心他们的国家可能会四分五裂，达伊沙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团体已做好准备在进一步混乱中渔利。邻国收容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同时许多人为抵达欧洲而丧命。这场冲突所释放的力量正在破坏区域稳定。世界各地发生了与这场危机有关的恐怖袭击。全球人道主义法准则遭到公然违反。我们目睹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中世纪的围攻战术、使饥饿武器化及使用化学武器，包括最近归因于达伊沙和叙利亚政府的攻击。成千上万男女和儿童遭到任意拘留，身处恶劣的条件，系统化地遭受难以言状的酷刑。同时，外国战斗人

员和武器流向各方。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安理会决议。

可悲的是，叙利亚境内的分裂往往因区域分歧而扩增，然后反映在安理会中。这些分歧使叙利亚无法逃脱其可怕的命运。然而我们知道，国际团结能够有所作为。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导致消除了叙利亚以往矢口否认的化学武器和厘清了使用这种武器的责任归属。已经向数百万叙利亚人提供了食物和药品，包括跨越前线 and 通过空投向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区提供物品。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成立，为寻找解决办法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为第2254（2015）号决议铺平了道路。

始于2月下旬的停止敌对行动尽管脆弱，但在几个月里产生了积极成果。在这一停止敌对行动窗口期，联合国加紧开展人道主义行动，把各方聚集在日内瓦进行对话。但是，这个过程再次被暴力所淹没。9月9日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签订的长期寻求的协议，代表了一个新的机会。两天前对联合国-叙利亚红新月会人道主义车队的袭击造成若干伤亡并迫使联合国中止救援行动，令人愤怒。我正在审视各种选项，以便严格调查这个和类似的针对平民的暴行。我也对先前对代尔祖尔的攻击感到关切，有数十人在攻击中丧失生命。我注意到美国迅速承认发动这次攻击，并期待获得更多信息。

我们必须继续下决心恢复停火。我敦促各位利用其影响力，确保现在——今天——就恢复停火。现在是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协助向阿勒颇和全国各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空军停止起飞和对达伊沙和胜利阵线等恐怖团体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就能够打开通往政治会谈的道路。

一旦开始新一轮叙利亚内部谈判，必须着眼于根本性问题，以实现可行的过渡，尤其是——我引用最近一轮会谈的调解人摘要中的原话——

“过渡政府如何在实践中行使权力，包括总统职务、行政权力以及对政府和安全机构的控制”。

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已经表示支持这一做法。它敦促各方，

“就真正的政治过渡的框架达成协议，这将包括一个拥有全部行政权力的广泛、包容性的过渡机构”。

而且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共同主席正式请求联合国制订各项提议，作为今后任务的起点。在我的大力支持下，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将准备向各方提出一份建议框架草案，作为就一个由叙利亚人自主和领导的政治过渡开展谈判的起点。我们完全遵循第2254（2015）号决议、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声明，以及第2254（2015）号决议中提出的叙利亚内部会谈的明确议程。

我已要求特使加紧努力，以尽快举行正式谈判。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充分支持特使如此开展工作，不带任何条件。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向可信的政治进程迈进。我期待各方利用其对叙利亚各方的影响力，确保他们参加会谈，准备就政治过渡的核心问题进行真正的谈判。没有一个国家的命运应该取决于一个人的出路。如果一方继续坚持认为总统职务的权力不容谈判，顾名思义，就不可能实现谈判解决。如果另一方坚持认为总统干脆在过渡期一开始就走人，就很难开展真正的谈判。

过渡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一个进程。叙利亚人民通过这一进程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和平与民主现实，同时保护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过渡期必须确保该国国家机构和公共服务的连续性和改革。为此需要一系列包容性的治理安排，确保以一种与至今做法不同的方法，负责地行使权力。

也亟需追究责任。政府无情地践踏人权。反对派团体也做过一些同样的事。恐怖团体变态地、欣

喜若狂地向全球公众展示其残忍行为的图像。世界若不追捕此类暴行的实施者，就是严重失职。那将剥夺叙利亚人伸张正义和愈合创伤的机会。那将损害声称对捍卫我们的共同人性感到关切的国际社会的公信力。

我注意到，安全理事会自己说过，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我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必须将下达命令或者是指挥链一部分的政府成员绳之以法。还必须将战场上的其他人带到正义殿堂接受审判。毫无疑问，如果叙利亚要克服这场战争的恐怖，那么任何持久解决办法都必须确保为过渡司法与和解建立适当框架。

我们正处于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我向所有人提出挑战，现在都必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促成在所有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地方提供此类援助，并支持联合国规划一条政治路径，以便叙利亚人通过谈判找到摆脱他们所陷入地狱的途径。在座各位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现在负有的最高责任莫过于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德米斯图拉先生发言。

**德米斯图拉先生（以英语发言）：**秘书长颇有说服力地谈论了这场可怕的冲突，并指出必须开辟走向政治谈判的道路，谈判需要着重实现可行过渡需要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他要求我准备好向各方提出一项提议框架草案，将此作为一个起点——只是一个起点，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以便进行谈判，实现由叙利亚人主导和由叙利亚人领导的政治过渡。我们已做好这一准备。在这方面，我现在要提出几点意见。我们应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些意见。

第一，我们认为，联合国已经尽职，以了解各方的需要和担心，即使各方自己的起点立场依然相去甚远。过去两年来，联合国同叙利亚各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广泛接触，不论在日内瓦协商还是在三轮

正式近距离间接会谈、技术性讨论、在该地区以及通过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叙利亚小组）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8位特使、民间社会——坦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叙利亚妇女咨询委员会——与叙利亚代表进行的穿梭外交中都是如此。我已考虑到来自这些接触的建言献策。

第二，尽管实地情况骇人听闻，但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叙利亚人之间的会谈出现了几个趋同点，涉及未来哪些不可或缺的治理原则应当界定叙利亚的过渡和任何最终宪政安排。这些共同点显示，各方的愿景可能非常接近，至少在以下这一点上：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开放、文明、包容各方、非教派性、多元、民主、统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叙利亚社会所有组成部分都得到承认和尊重，其基本自由载于新宪法，受到宪法保护。这些都是他们似乎正在商定、至少是口头商定的内容。

第三，在我们的第三轮叙利亚人之间会谈中，双方均认可，议程其实是政治过渡。秘书长几分钟前提到了调解人的摘要。事实上，该摘要抓住了关于过渡的进一步共同点，并提出了确保可行过渡需要处理的问题。叙利亚小组——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有叙利亚小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它，而它确实向特使提供许多支持，因为在它之前，我们是单干的——嗣后核可了该摘要，作为下一轮叙利亚人之间谈判的基础。叙利亚小组敦促双方“就实现真正政治过渡的框架达成协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月26日，叙利亚小组请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我打算会谈一恢复，就向各方提出这些建议，将此作为谈判起点，并籍此迈向直接会谈，而不再仅进行近距离间接会谈。实际上，秘书长一直在鼓励我，并请我提出一项框架草案，以推动双方逐步通过谈判实现过渡。

第四，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我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将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叙利亚冲突无法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我们一直在这样说，但有时却未能将这一说法付诸实践——而只能通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由叙利亚人主导和领导的

政治谈判进程来解决，在这一进程中，应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商定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要能够进行名副其实和不可逆转的政治过渡，最终制定一部新宪法，并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同时保持连续性——例如，我们没有寻求利比亚发生的那种情况——和改革国家机构。

第五，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行的过渡都必须不可避免地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它必须处理过渡政府如何实际行使权力、包括总统的行政权力以及对政府和安全机构的控制这一问题。这是叙利亚人必须决定的事情，但他们需要在他们中间处理此事。第二，过渡必须涉及权力分享，并在过渡期间根据善治原则并接受国内和国际保障，以商定方式分阶段真正分解权力。第三，过渡必须要求建立集体过渡机构来监督全国停火，提供人道主义救济，营造平静、中立的环境以便能够开展自由、和平的政治活动，以期通过新宪法，并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我知道，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梦，但这是我们的计划。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目标。第四，这一过渡必须伴有持续的国际努力，以帮助重建叙利亚。现在已经在进行讨论，一旦开始实施真正和可核查的过渡，应如何准备重建叙利亚。

因此，理想的情况是，叙利亚政府必须明白，过渡涉及真正分解权力，而不只是吸收反对派加入目前政府。同时，反对派也应当明白，过渡不单涉及一个人或一位总统，它实际上也不仅涉及从一个政治集团向另一个政治集团移交权力，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在叙利亚通过叙利亚人之间的谈判向前迈进时，应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行使权力。

最重要的是，双方必须认识到，任何过渡都必须如日内瓦公报（S/2012/523，附件）明确指出的那样包容各方，由各方商定，经各方同意。我注意到我们在这一进程中从双方、即政府和反对派那里收到的建言献策。我也注意到，高级谈判委员会将其最近的愿景声明称为鲜活的、因此也是可以发

展变化的文件。要想开展谈判，就需要采取此类做法。

因此，我呼吁安全理事会认真思考秘书长刚才所说的话。这些话具有重要意义。他讲这番话时的用词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因为他对这场在其五年任职期间一直持续的可怕冲突有着很深的感受。我补充了几点内容，我希望叙利亚各方都能明白，要想实现和平，要想拯救他们的国家，就需要实施过渡，而这将要求各方真正愿意谈判和妥协。他们也应当参加今后的会谈。我们愿意给予他们这个机会。

最后，我要说——因为我们显然不能无视这个明显但却被刻意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两位共同主席9月9日达成的协议基础上加以推进，这一切都会而且能够受到严重影响。该协议给予我们很大希望，我们一直在其基础上为恢复会谈作出更大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以新西兰总理身份发言。

新西兰之所以召开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的高级别会议，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任何其它问题要求世界各位领导人给予关注的迫切程度都不如这个问题。叙利亚内战是21世纪最具破坏性的冲突。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满目疮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猖獗，每天都有蓄意让平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和遭到杀害的恐怖事件。我们和秘书长一起谴责周一袭击人道主义车队的事件。没有理由对试图挽救生命的人实施袭击。就更长期而言，我们将需要追究对我们所目睹的令人震惊的暴行负有最大责任者的责任。这包括对化学武器袭击负有责任的人。

叙利亚难民危机的规模令世人震惊。它对地区内外数百万人造成了影响。冲突导致了远远超出叙利亚国界范围的安全威胁。历经五年多的暴力，叙利亚已成为失败的代名词，即当事方及其支持者未能将和平及无辜民众的生命置于私利和零和政治之

上；未能尽早应对危机，来防止这场悲剧；以及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所有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采取结束冲突所须采取的行动。

今天的会议是公开、坦率讨论如何才能实现和平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失败的常态，帮助叙利亚走上和平道路。我要说得明确一些。没有人会获益于这场冲突的继续。对发动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叙利亚政府不可能是赢家。提供支持从而令冲突得以继续的很多其它方面也不可能是赢家。归根结底，叙利亚人必须就其未来政府达成协议，但目前叙利亚人单靠自己显然无法制止这场战争。

问题不是没有方向。安全理事会在2015年12月第2254（2015）号决议中阐明了结束这场冲突的道路。该决议确定了所需的步骤：全国范围停火；就政治过渡开展谈判；结成统一战线，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团体。它还制定了落实这些步骤的时间表，但这个时间表从未得到执行。今天，我们大家都需要承诺恢复停止敌对行动，为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援助，以及重启政治会谈。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周达成的安排，是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大希望。我们鼓励俄罗斯和美国继续给予领导，不要让这个机会溜走。

今后几天对于恢复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使人道主义援助得以进入将至关重要。我们敦促叙利亚各方遵守这一安排。安理会应当团结一致支持这些努力。政治解决需要处理冲突起因，建立一个包容各方的新型政府，而且对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未来问题，决不能只是作表面文章。政治解决将涉及到双方都不太喜欢的选择。这将需要勇气，最需要的是务实态度。任何坚持政治红线妨碍达成必要妥协的人都需要评估一下，他们的拖延会造成多少生命损失、多少难民和多少苦难。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必须向当事方和叙利亚政府强调一个信息，即，政治解决是这场冲突的唯一出路，它们必须用自身行动来支持这些表态。这意味着鼓励当事方设法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战场上取得成果。这也意味着不能

将打击恐怖主义用作借口，来转移我们对于实现政治解决的突出关注。恐怖主义是叙利亚战争的一大后果，但不是战争的起因。

对事态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我具体是指秘书长在去年向大会发表讲话（见A/70/PV.13）时所列的、他认为对于解决这场冲突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我们呼吁这些国家一起努力，争取在今后几天恢复停止敌对行动。推进政治解决必须是今后几周的优先事项。这样做才对得起叙利亚人民。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我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阁下发言。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显然，中东北非地区正经历严重动荡时期，原因是族裔间和宗教间冲突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空前爆发同时发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席卷了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扰乱了包括某些非洲国家在内的其它一些国家。局势有可能恶化的情况导致国际稳定与安全有可能遭受日益严重的威胁。

改变地缘政治面貌、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企图更换——包括以暴力手段更换——自己不喜欢的政权，这些可恶做法直接导致了此类事态，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以说，叙利亚局势非常令人担忧。自危机一开始，俄罗斯就始终提倡在尊重这个古老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达成完全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仍坚信，需要在确保结束敌对行动、扩大人道主义准入和更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在不附带前提条件、相互尊重、具有包容性的叙利亚内部对话的基础上开展政治进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这一全面立场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各项决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2254（2015）号决议中得到申明。为了执行该决议规定，俄罗斯和美国作为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共同主席达成了一

项具体安排。该安排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制定，并于9月9日完成。在此之前，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三天前在中国举行会晤，最终就需要解决的一些剩余主要问题达成一致。

我抱歉提及这些会议厅中几乎没有人见过的文件。与以往一样，俄罗斯准备将其公布于众并在联合国内部分发。重要的是要指出，俄-美协议强调，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把反对派部队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人民胜利阵线的部队区分开来，以便使停火生效，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并且最重要的是，使恐怖分子无法利用与参加停火制度的所谓温和派合作的借口而企图逃脱惩罚。

这些安排于9月12日生效。我应该再说一遍，这些文件尚未公布于众这一事实使我们无法将其与已经做的和由谁做的情况进行比较，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些安排要求确保人道主义准入在沿Castello公路一线安全通行，因此控制该公路各段的政府和反对派应将其部队等距离撤离公路。协议具体规定了该距离。政府军如俄-美协议要求的那样开始撤出，结果却发现反对派不仅没有相应后撤，而且事实上还开始炮击政府军。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反对派依然没有如9月9日协议要求的那样撤离Castello公路。总体上，俄罗斯一直通过其国防部对Castello公路上和阿勒颇周边的活动进行监测，国防部的网站清楚表明谁在遵守协议，谁没有遵守协议。

上周，我们通过与美国伙伴设于日内瓦的行动监测中心，告知我们的美国同事由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和多个其它反对派团体——其中包括名称已提供给我们、本应参加停火的团体——所制造的约300起破坏停火事件。在阿勒颇和哈马省、霍姆斯省、拉塔基亚省和德拉省以及大马士革郊区都发生过违反停火的事件。我愿强调，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它不是源于因特网或者媒体报道，而是由俄罗斯军方监测团在实地获取，并与具体事实相符。这些违反行径包括使用轻武器、迫击炮、多管

火箭弹发射器和自制炮弹进行轰炸。9月16日反对派联军对政府军位于德尔祖尔的据点的攻击显然违反了停火，攻击发生后，伊黎伊斯兰国立即对政府军发起袭击。另一起不能接受的挑衅事件发生在9月19日，当时联合国的一个人道主义车队在阿勒颇附近一个反对派控制的地区遭到袭击。顺便说一下，应该指出的是，同一天、在同一地区即Ramus公路，人民胜利阵线及其盟军对政府军发起猛烈进攻，导致圣战分子得以在10-70地段向前推进。

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确信，这些偶然事件应该得到彻底分析与调查，特别是对人道主义车队的袭击。许多人说，它可能是火箭弹或炮击造成的——这是我们最初得到的消息，然后他们又开始谈论直升机，然后是飞机。我想，我们应该克制让我们想立即抓起话筒发表意见的情绪冲动，相反，我们应该开展彻底和专业的调查。我应该提到，事件发生地即核心地带距离人民胜利阵线所处的阿勒颇西部不超过5或7公里。俄罗斯提供了它已获取的有关车队遇袭事件的所有信息，包括实时视频图像。总的来说，尽管我们多次吁请，这从安全理事会关于必须对各武装反对派团队施加影响的决定中可以找到，但是迄今的结果极为有限。

我提到我们的美国伙伴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面列出了150个左右参加停火制度的组织的名称，但是，其中20多个早就宣称将不会履行协议，并从9月12日起正式作出宣布。该名单还包括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顺便说一下，在草拟第2254（2015）号决议时，我们曾提议将该组织和另一个团体“伊斯兰军”一起纳入恐怖组织名单。然而，当时我们的伙伴却说，这会使我们无法有效工作；为表示诚意，我们决定不再坚持，把恐怖分子名单仅限于人民胜利阵线和所谓的伊斯兰国。在9月12日停火生效后，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正式表示，它不会遵守各项协议，因为这些协议把人民胜利阵线称为恐怖组织。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不认为胜利阵线是恐怖组织，事实上还与它合作密切。

因此，我认为，现在到了考虑重审恐怖组织名单的时候了，特别是鉴于过去数日哈马省北部发生的一起具体事件，当时叙利亚军队正在那里抵御阿克萨战士在Khabare 和Maan地区发起的攻击。关于那里的交战，一些人指责叙利亚政府军违反停火，但是昨天美国表示，它已将阿克萨战士纳入恐怖组织名单，所以我希望没有人会要求我们停止对该团体的敌对行动。我只想在我刚才指出的有关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的情况之外提出这个例子，因为它们可能要求我们重审该名单。必须停止为那些反对和平、拒不履行协议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人打掩护，这些人应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同类。过去几天在大马士革地区，伊斯兰军一直试图在姑塔东部扩大地盘，与此同时，人民胜利阵线和Failak Al-Rahman对政府军发起密集攻势，后者还与人民胜利阵线在卓巴尔郊区协调，他们常常从那里使用迫击炮对大马士革的平民区进行炮击。

从最近发生的事件应该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在进行人道主义行动期间保障安全的工作，冲突各方都须有效参与，而不只是叙利亚军队和俄罗斯军队，通常论及此事每一方都提出了呼吁和要求。武装团体及其支持者也需要提供相关保证。联合国代表在得到这种保证后，也需要护送车队同行。

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昨天举行了会议，许多同事都出席了。每一个人发言都想挽救停止敌对行动。最初，这项提案是保证三天的平静。我们认为，只有叙利亚冲突各方同时一起采取平行行动，没有例外情况，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否则，不会有任何成果。不会有任何单方面停火。我们已经这么做了。阿勒颇附近有了48小时至72小时的单方面停火，每一次单方面停火的结果都是包括人民胜利阵线在内的叛乱分子在此平静期间得到增援和军事设备及弹药。因此，我们甚至不想再讨论单方面措施。

目前需要的是，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每一成员，特别是安理会主席——新西兰总理——提及的成员需要作出严肃保证，确保在当地它们有影响力

的团体遵守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所有规定。如果我们能够商定这种形式的全面办法，我就会认为，停止敌对行动有机会得到实施。当然，只是达成协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使协定得到真正实施。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一直将叙利亚内部政治对话作为最高优先事项，而没有像第2254（2015）号决议那样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在所有族裔和宗教团体代表都参与的情况下，落实该决议设定的路线图，这应导致在18个月内解决叙利亚危机——正如我们以前曾经希望的那样。否则，我们将无法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和维护叙利亚作为一个单一、领土完整的国家，恢复它的经济并确保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

我们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作出的努力，呼吁他继续与叙利亚冲突各方合作，使谈判进程继续进行并具有包容各方的特性。某些与会人员为破坏第2254（2015）号决议提出先决条件或最后通牒的做法是无法接受的。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一直在继续进行，联合国和特使不应对这种勒索屈服。谈判应该迅速恢复进行。应该告诉那些坚持提出先决条件的人，这些决定与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背道而驰。我们随时预备在每一方面促进德米斯图拉先生作出的努力，包括与各方进行进一步合作——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所有成员——而不排斥任何一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先生阁下发言。

**克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新西兰同事召开这次关于叙利亚危机的重要会议。我认为，在昨天许多国家元首对叙利亚战争的后果作了我认为极其动容和精湛的发言之后，我们此刻在离那里几间会议室的地方举行会议是合适不过的。我特别用心聆听了阿卜杜拉二世·伊本·侯赛因国王谈论对他的国家的影响以及扭曲该国经济的数百万人民对该国社会结构产生的巨大压力，他们都生活在最恶劣的状况下，并在有

些地区还有达伊沙/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对人民造成的威胁，构成对该国的安全威胁。

我们聆听了年轻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告诉我们她的梦想以及她如何由于参加奥林匹克难民运动员队伍而能在今年参加比赛。我们在一段视频中听到博诺侃侃而谈，这的确应该使我们想想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我希望今天来这里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会真正关注这些后果，而不是参与文字游戏，对这个伟大机构处理的战争与和平以及生与死的问题，规避责任或不做选择。

我聆听了我的俄罗斯同事的发言，我感到我好像在一个平行没有交错的空间。他说，在来到这个会议桌之前，任何人都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两次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我们在纽约这里举行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我们又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在每一个地方，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和安全理事会都支持停火适用于冲突各方。这不是一项先决条件。这是一项国际协定——达成四次的国际协定。各国都说它们会遵守规定，但不要停火的独立行为体和破坏分子四次撕毁了协定。因此，这不是一项先决条件。

大家能如何与一个炸射医院、投掷氯气弹——一再、一再、一再、一再地投掷——和胡作非为的政权一起开会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还要在日内瓦开会，大家聊得开心，而你已经签署了停火协议但不打算遵守规定？这样你对你的人民有什么信誉可言呢？这不是一项先决条件。这是我们大家在联合国和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商定的协议。

我必须谈谈我们预备散发的文件——正如我们昨天告诉大家和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宣布的那样，并且支持小组成员都已有了这些文件——你无需阅读这些文件就能了解炸射医院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你无需阅读这些文件就能了解不能向儿童投掷桶装炸弹。这些都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因此，我不想混淆这个过程。这不是我今天上午来到这里的目的。假设我们大家都希望实现同样



的目标——我一次又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俄罗斯、伊朗、美国、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在此就座的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一个世俗化并尊重所有人权利的国家，叙利亚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坐到谈判桌前，进行交谈，来实现这一希望。本会议厅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张会议桌前有代理人，会议厅外也有代理人——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有能力对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这场冲突中的行为体施加影响。

让我们回顾各种事件的先后顺序。我曾有幸在美国参议院与曾经在这里度过许多时日的一个人共事：他就是曾经的美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他会以他特有的方式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意见，但他们无权坚守自己的事实。约翰·亚当斯总统曾经说过：“事实是十分顽固的玩意儿。”如果我们要应对这一局势，我认为，我们不能让在这里的任何人有自己的一整套关于叙利亚的事实。

在这里，每个人都了解人类悲剧的严重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对施政状况如此愤怒：这是因为他们听到的只有空话。我们知道，我们多少次要求采取行动，可是行动并没有出现。所以，今天上午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事实。昨天夜间，我们得到报告称，阿勒颇附近一个医疗设施遭到空袭，四名援助工作人员遇难，尽管那里应该已经停止敌对行动。在那个特定地区，只有两个国家的飞机具有夜间飞行的能力——或者是基本的飞行能力：俄罗斯和叙利亚。

拉夫罗夫外长说，让我们看看事实，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星期一，对阿勒颇附近一个获得充分授权的人道主义行动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长达两小时的袭击，造成20名援助人员死亡。所有的许可证已经给出，对所有人都作了通知。这次袭击严重打击了我们争取在叙利亚实现和平的努力，令人对俄

罗斯和阿萨德政权是否能够或愿意兑现他们在日内瓦作出的承诺产生严重的怀疑。

对于某些反对派团体，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那次袭击所产生的，而是其他事件引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明确的现实是，如果走到谈判桌前而且同意采取某些行动的主要各方不愿意采取必要行动来避免局势升级，我们就无法化解这场危机。如果无视事实，拒绝接受常识，我们就一事无成。星期六，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确击中一些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意外事故，发生这一事件之后，我们立即承认了事实。我们没有抛出一系列混淆视听的事实，相反，我们指出，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美国国防部表示道歉，我们试图找出事件的原因。

但是，从空中往地面观察，举着枪支在地面奔跑的人与涂满巨大联合国标记的车队中的卡车是截然不同的。我要摆出这些事实，是因为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再照老办法行事了。我们不能走出这个会议厅说，我们要争取继续实行停火，而大家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这些事实要求各国让这一进程重新获得信誉。这是关键点。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

首先，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声称，袭击人道主义车队是对据称胜利阵线在叙利亚其他地方发动攻势的某种必要回击：这是第一种说法。然后，俄罗斯大使说，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没有轰炸该地区，而是在袭击汗吐曼村。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说，援助车队曾有一些武装人员护送，这些武装人员乘坐一辆皮卡车，车上有一门迫击炮。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看到证据。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能成为破坏停火的理由。此外，那门迫击炮决不可能给那些卡车造成那种破坏。

后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完全改变了说法，否认俄罗斯涉及此事。国防部发言人Igor Konashenkov说，“俄罗斯和叙利亚都未对阿勒颇

西南部郊外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车队进行空袭”。随后，Konashenkov进一步说，车队遭损坏是货物着火是直接后果，卡车和食品及药品发生了自燃。这里会有人相信吗？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搞笑，我们有严肃的事务需要处理。如果我们能够站起来说，我们是意外进行了一次袭击，那么，我们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或许这样做是为了转移视线，或者是以某种方式来避开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清楚地说明我们在这里有责任找到一种方法向前推进。

我刚刚援引俄罗斯消息来源的各种说法，与公共信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独立记者和实地援助人员已经作出的结论以及目击者的说法相矛盾。目击者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人说，他当时站在地上，突然那里变成地狱一般，空中有一些战斗机。这是一个目击者的报告；这个地方变成了地狱，空中有战斗机。

还有很多信息，但我不打算一一细说，因为我真心希望这里的关键要点是承担责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改变这种状态，在座每个人都承担起责任。首要的问题不再是我们知道些什么；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集体采取行动加以处理。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紧要关头。这是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的紧要关头，这也是反对派的紧要关头。这是支持反对派的民众的紧要关头。长久以来，反对派的某些人员都依赖与胜利阵线结成邪恶联盟。胜利阵线就是基地组织——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如果某些团体在实地与胜利阵线一同作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胜利阵线公开反对以政治方式解决这一危机，它是我们在本会议厅所有国家的敌人，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任由破坏者为我们选择道路，我们就会走上局势升级的道路。如果我们决定不采取必要行动，使这次停火产生实效，那么，我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次在这里召开会议时所面临的中东必然将产生出更

多的难民、更多的尸体、更多的流离失所者、更多的极端分子、更多的苦难，其规模会更大。这是必然无疑的。

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与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一道坐在会议桌前，进行谈判，实行停火，这样，我们可以制止难民潮，停止苦难，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个生活的机会。几周前停火最初开始时，猜发生了什么：它奏效了。几个月前，人们实际开始上街；他们又去咖啡馆了。有些人甚至示威起来了，觉得他们有政治权利。还有人可以到处安全走动。这一切都不见踪影了。

我希望强调这一点，我要向俄罗斯强调，美国仍然相信有前进的道路，这条路虽然艰难曲折、坎坷不定，但能提供走出大屠杀的最为可行的道路。我们在这里的共同任务是，找到利用外交工具达到该目的途径。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完成的。

今年夏季的几个星期里，我国政府的专家和俄罗斯专家携手努力，制定一项会考虑到从最初停止敌对行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的计划。两周前在日内瓦出台的该计划，其关键内容包括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唯达伊沙和胜利阵线被排除在外。重要的是，它包括安排不受约束地向阿勒颇和该国其它地区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不受约束地提供。它还设想美国和俄罗斯将开始协作打击达伊沙和胜利阵线的可能性，条件是，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是畅通无阻和持续的，并且至少连续7天遵守停止敌对行动。

我要说明一点。根据奥巴马总统的命令，为该合作做好了一切准备，涉及我们要开展行动中的军方和情报部门。我们致力于此。该计划中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即，这些合作努力开始时，叙利亚战机被禁止飞越合法反对派和胜利阵线所在地区上空，以便使我们有将二者区分开。

我曾多次向俄罗斯说明：他们同遭狂轰滥炸时，很难将其区分。阿萨德有权确定轰炸谁，因为他可以打击胜利阵线时同时因为他想要而也打击反对力量，因此造成混乱，致使不可能加以区分，也

无法维持停火。因此，我的朋友们，我们需要实施禁飞。这样则可防止叙利亚去做过去常做的事，即以只是打击胜利阵线为借口来袭击平民目标。

我们谈判的目的是制止作为恐惧、痛苦和流离失所主要根源的不加区分的恐怖袭击。按照我们的计划，通过各方为实现政治过渡和结束冲突开展认真谈判可迅速达到这一切目的。因此，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了解，美国依然深信，日内瓦协定确定的目标是正确的目标。至于说工具，其中许多是正确的工具，但可能还不完整。

我们希望，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提供援助、孤立胜利阵线和达伊沙以及开始叙利亚主导的谈判进程，将提供摆脱冲突的路径，并使恢复叙利亚的和平成为可能。现在，显然有一些人，包括阿萨德及其盟友，还有另一方的胜利阵线和达伊沙，他们害怕这一结果。阿萨德是个捣乱分子，他不相信停火。胜利阵线和达伊沙也是捣乱分子。他们不要停火；他们要继续打击阿萨德。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屈从于他们的意愿还是继续竭尽全力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办事，找到解决冲突的外交途径。那些认为叙利亚危机不会再恶化的人是大错特错了，那些认为能够取得军事胜利的人同样如此。如果有人能够将其称之为胜利的话，这就像迦太基和罗马人。

在日内瓦宣布的计划远非完美，但我尚未听到哪怕是有一点现实性和会导致更好结果的替代办法。如果我们能够有实地监测，那最好。我们希望有实地监测。但就多数国家来说，当问及它们是否愿意前往监测，它们毫不迟疑地说：“打死我也不去。”

正如我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内的同事们将证实的那样，昨天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近乎一致认为，停火进程尽管存在问题，仍给我们提供了缓解叙利亚人民的处境的最佳机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连日来我们一直在说，现在需要立即采取重大步骤来尽力让一切重回正轨。我们如何让一

切重回正轨？我们如何恢复停火的概念？我们如何让一再看到这一进程崩溃的人们对这一进程产生些许信心？请相信我，有很多人认为它不会发生。有一些人认为，主要当事方不希望看到它完成。

因此，我认为，为了恢复该进程的公信力，我们必须着手努力使所有在那些关键地区飞行的飞机立即停飞，以便缓解局势和给畅通无阻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一个机会。若能如此，便有机会恢复此进程的公信力。在日内瓦，俄罗斯说，阿萨德准备遵守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并会接受不在商定地区上空飞行的设想。但是，我的朋友们，由于过去几天发生的情况，我们别无选择，行动宜早不宜迟，只能立即着手恢复信任和表明准备现在就落实真正停火。

叙利亚的未来命悬一线。我敦促安理会不要放弃，而要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描述的步骤。我向叙利亚内各方和支持他们的各方发出呼吁。我吁请所有反对派成员配合恢复这一计划。我吁请各国停止向企图破坏这一计划的各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我吁请国际社会支持联合国努力就能够提供通往和平的唯一持久路线的政治过渡在日内瓦开展真正谈判。我敦促整个国际社会支持我们迄今所拥有的最佳机会，以便减少暴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展开谈判空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先生发言。

**塞西总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感谢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先生阁下召开本次会议。

两天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努力完成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时遭遇可耻袭击，我谨向这些工作人员深表哀悼。此事不应就此了结。

我们今天在此不只是审议我们每天都在关注的叙利亚境内令人心碎的悲剧，还要承担起我们作为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职责，找到迅速制止叙利亚流血的实际办法，结

束5年的冲突和达成全面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共识。这一解决办法将使我们叙利亚的兄弟们摆脱长期煎熬。

五年过去了，叙利亚境内的流血没有停止，数十万叙利亚人死亡，数百万人沦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而政治解决仍然遥遥无期。叙利亚继续因区域和国际当事方的贪婪自私而受害，这些当事方利用叙利亚的困境寻求自身的狭隘利益，制造了恶性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劫持了叙利亚的未来。

请允许我坦率直言我所认为的问题根源以及先前遏制危机的尝试存在的固有缺陷。如果我们要克服分歧并进而拯救叙利亚及其人民，就必须诚实地分析解读过去五年来叙利亚的危机。我谨总结我的发言，归纳为三个要点。

第一，对迄今处理叙利亚危机的先前尝试的任何诚实公平的解读将导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过于关注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其根源。我们继续专注于反复进行辩论，讨论如何达成临时安排、停火或停止敌对行动，以减少杀戮和破坏行为，或试图减轻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等等。但是我们未能在解决核心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即未能考虑到叙利亚人民正当愿望的公正和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

我们欢迎由于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努力而于数天前达成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这项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导致了暴力行为的减少，然而仍然存在某些违规行为，并且某些当事方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拒绝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坚持劫持叙利亚的未来。尽管存在所有这些违规行为，该协议对于减少暴力行为是必不可少。然而，该协议本身是不够的。作为补充，必须立即恢复政治谈判，以便公正全面地最终解决叙利亚危机。因此我呼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邀请所有当事方尽快开始下一轮谈判。

第二，叙利亚问题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的大致轮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把这些轮廓转化为实际的措施需要我们坚持叙利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

整的原则，维护叙利亚各政治和社会阶层每一位公民的平等，但恐怖主义组织是唯一的例外，在我们所希望的叙利亚的未来中不能有这些组织的位置。在叙利亚没有恐怖主义的位置，也不能允许试图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重新包装。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试图绕过指明这些团体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各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任何行为。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时间紧迫。叙利亚的伤口一天不愈合，恐怖主义就有机会发展壮大，教派纷争就有机会破坏叙利亚和黎凡特的民族国家基础。请允许我坦诚指出：任何人，如果他认为有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他肯定是错误的；任何人，如果他认为恐怖主义组织可在叙利亚的未来中发挥作用，他肯定是妄想。

我们在日内瓦和维也纳会议期间的经验以及第2254（2015）号决议有关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在叙利亚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寻找共同立场并非不可能，如果具有政治意愿，我们能够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在政治解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2015年6月，埃及主办了包容各方的会议，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吸收叙利亚各温和反对派团体参加，让具有各种政治背景的叙利亚人聚会一堂。埃及的这项经验显示，各当事方能够就全面的文件达成协议，拟订摆脱叙利亚当前困境的过渡路线图。开罗会议文件是在没有任何非叙利亚当事方干扰的情况下由叙利亚人自己编写的。这些文件清楚表明，有可能找到以叙利亚方式解决危机的办法。安理会成员一定都注意到，后来旨在提出政治解决办法的每一次努力，无论是叙利亚方面的努力还是国际社会的努力，都以这些文件为基础。

前行的道路是清楚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实施应发展成叙利亚境内的全面停火，这将反过来保障人道主义援助自由通行，送达被围困和难以抵达地区的平民手中。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由于我们与所有不同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埃及两次成功地为五个以上的被围困区运送人道主

义援助物资。我们继续期待所有当事方履行对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承诺，这是缓和人道主义悲剧和向受冲突影响者提供援助的必要步骤。

我们重申，我们随时准备为此项努力提供一切支持。然而，恢复严肃的政治谈判仍然是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得以维持和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得以继续的必要条件。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解决危机根源的政治前景，任何停火安排都无法持续。叙利亚也不例外。

埃及对于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愿景以两个支柱为基础。首先，必须维护叙利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防止其机构崩溃。第二，叙利亚人民通过一个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重建自己国家的正当愿望必须得到维护，而该政治解决办法将代表全体叙利亚人，并为重建努力创造有利的环境。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珍视德米斯图拉特使的努力，我们支持他为毫不拖延地立即恢复政治谈判而开展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谈判必须不加歧视地将叙利亚政府与所有反对派团体的代表包括在内，以便谈判取得成果。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每一天的过去都将发生更多的流血，并有更多无辜的叙利亚人继续遭受苦难。埃及仍渴望与叙利亚危机的所有当事方保持联系，并致力于与我国在该区域的伙伴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为亟需的叙利亚政治解决办法提供一切支持。恢复叙利亚人民的希望是我们的集体责任。我们现在应承担这一责任，立即毫不任何拖延地解决问题的根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先生阁下发言。

**波罗申科总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基总理倡议召开本次重要的高级别会议。我还要赞扬主席国新西兰出色地组织了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创立于71年前，它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它的目的是制止进行中的

冲突并防止即将出现的冲突。早在2000年，在乌克兰的倡议下，安理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首脑会议（见S/PV.4194），通过了一项宣言，除其他外承诺

“确保《宪章》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能有效运作”（第1318（2000）号决议，附件）。那次峰会是联合国整个历史上的许多成功故事之一。

然而，也有许多戏剧性的失败。其中之一就是过去5年叙利亚境内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失败。该国的冲突是千百万人民的悲剧，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数十万人已被打死；1 3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尤其因为我们想到这些数字背后的无数个人悲剧。

冲突已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后果：仅举几例，无管制的迁徙、恐怖主义升级以及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扩张。然而，冲突也带来了其他严重风险，包括触发该区域更广泛的宗派战争。我们认为，叙利亚政府要对该国目前状况以及叙利亚人民遭受的可怕痛苦承担全部责任。

就在两天前，我们极为沮丧地获悉对阿勒颇人道主义车队的野蛮袭击。这一罪行是在叙利亚政权单方面退出历时一周的停火之后发生的。这不过是有罪不罚文化的明证，这种文化助长了叙利亚的冲突。这种离谱的缺乏问责的现象，是本安理会的一个污点。

与此同时，对阿萨德政权的外来支持，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支持，是灾难性现状和一波又一波暴力的一大促因。如同在乌克兰那样，这些行动是一项蓄意政策的一部分，即首先挑起敌对行动，提高赌注，然后推荐自己充当解决进程的调解人。与此同时，你可能攫取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强加任何你喜欢的解决办法。我自己的国家乌克兰对这一战略耳熟能详，我国仍然是俄罗斯非常相似的战术的试验场。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未能实现叙利亚的和平与安全。这一失败损害了联合国的整个使命，对其存在本身提出了挑战。安理会在处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侵略和对克里米亚的占领时束手无策，使莫斯科能够利用该半岛作为向叙利亚投射力量的军事前哨站。随着那里战争的肆虐，大量俄罗斯战争资产利用以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克里米亚为基地的船只运到叙利亚。这再次凸显了绝对迫切需要对安理会进行必要改革，特别是关于否决权的改革。否决权不应能够阻止安理会在应对大规模暴行时采取行动。近几十年来由于这种罪行而丧失了这么多生命，我们必须最终启动一个取消这一障碍的进程，以确保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

我们强烈谴责在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桶装炸弹、酷刑和正在犯下的其他罪行，尤其是针对平民的罪行。这些行为也粗暴违反了国际法。我们坚持认为，必须把这些可怕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国际社会必须适当考虑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最近的调查结果。此外，我们谴责不许向需要援助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更不用说轰炸援助车队——以及围困平民人口的做法。任何和所有把这类战术用作战争工具的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乌克兰再次重申，所有人必须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候完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准则。叙利亚政治进程的目的应当是恢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一个享有充分行政权力的可信、包容性的过渡治理机构。在这样做时应充分遵守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原则和第2254（1967）号决议。此后应起草一部新宪法和进行选举。

真正的政治过渡应当是安理会和有关各方的头等大事。叙利亚内外的冲突各方将必须以行动而不是言论来证明他们保证履行义务和兑现承诺，包括最近的协议。我们相信，除了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之外别无选择，并要求为解决这场悲剧加强国际努力。

16年前，我们的前任在我发言开始时提到的宣言中保证，“加强联合国…处理冲突的效力”（第1318（2000）号决议，附件，第2页）。我们这一次不能失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麦基·萨勒先生阁下发言。

**萨勒总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基总理及时召开关于叙利亚人民的人间悲剧的本次高级别辩论会。我也谨感谢潘基文秘书长最近的通报，并感谢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进入第六年的叙利亚冲突，我们大家的脑海里有一幅明确图像——一个受战争蹂躏的、断壁残垣的国家；一片充满烈焰、泪水和鲜血的土地。叙利亚局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30多万人生灵涂炭，留下了悲哀和痛苦的破碎家庭，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例层出不穷。已经造成了多少孤儿，多少寡妇，多少命运凄惨的被抛弃的无助老人，多少终生伤残的人，多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无人真正知晓。

叙利亚的情况是难以为继的。在召开一次又一次会议，举行一次又一次谈判和通过一项又一项决议之后，炸弹继续轰鸣。在彻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人的生命遭到毁灭，住房、市场、学校和医院被毁。尽管善意的人道主义组织作出值得称赞的努力，但整个民族正在灭亡，整个国家的经济和首先是千百年历史的社会文化遗产正在崩溃。这种情况还能延续多久？

今天把我们汇聚在联合国的原因是和平，和平不仅是令人向往的，而且是必要的。和平是必需的，是可以实现的。和平的代价绝不会高于战争的代价。塞内加尔当然希望仍然能够实现叙利亚危机的谈判解决。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俄国人和美国人最近能够商定首次停火协议。令人遗憾的是，停火协议很快遭到违反，但如果双方采取必要措施并承担这场惨剧中各自的责任，我认为他们将能协助安全理事会完成其任务。

在非洲，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当两头大象打架时，受摧残的是草地。安全理事会已达极限。因为有否决权，决议无法起草。正因为如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改革。或许，当出现灭绝种族罪或危害人类罪的危险时，是不是能否决一项否决投票呢？我们是否应该允许使用否决权来阻止人类制止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局势呢？我们看到叙利亚难民流向欧洲造成的冲击。许多民主政体有可能在极端主义压力下崩塌。我们看到其在北非的影响——恐怖主义发生于叙利亚和利比亚，其影响却远及萨赫勒和索马里。难道我们要等到全世界在叙利亚危机的压力下分崩离析时再采取行动吗？我认为，现在正是安理会拿起所需工具，完成其使命并结束危机的时候了。

塞内加尔支持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努力和为了在叙利亚全国实现切实和持久的和平以及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无障碍进入所需的各种努力。我们也支持设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以便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共享信息，加强合作。我欢迎埃及的建议，这个建议或许非常有助于其邻国寻求和平解决方法。塞内加尔欢迎通过一项前后一贯的全球联合战略，以确保被赶出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无法在北非其他地方安身，尤其不能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安身。

同样，叙利亚各方必须秉持诚意，实现和解，找到这场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法。这样的和解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战争不能成为全体国民的未来。我希望俄罗斯和美国的对话会产生势头，因为和平将取决于这两个大国间是否能达成严肃的协议。我们应该回顾20世纪一位伟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智慧。53年前，就在本组织内，他说了以下的话，“人类必须结束战争，否则战争就会结束人类”（A/PV. 1013, 第40段）。让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生阁下发言。

**安倍先生**（日本）（以日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我们今天的议程——叙利亚局势——是一项紧迫的议程。这场当前的国际危机需要安全理事会展现团结。我们今年在伊势志摩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讨论了叙利亚问题并确认了七国集团间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今天，我谨在安全理事会重申我们的承诺。

我们深感痛惜的是，以美国和俄罗斯的协议为基础达成的全国范围停止敌对行动的局面岌岌可危。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昨天开会，重申了整个国际社会将支持这项协议的承诺。日本同样作出了这一承诺。安全理事会必须大力促进向政治进程的过渡，在此过程中，暴力活动停止，在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的领导下，人道主义准入得以改善。

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调查上月查明了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那些责任人。本月，据报告，有人在叙利亚实施氯气袭击。使用化学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安全理事会必须联合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日本作为安全理事会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充分遵守与叙利亚相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日本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提供非军事援助，并帮助营造尽可能有利于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气氛。日本通过把对叙利亚及其邻国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结合起来，支持建设能够抵御暴力极端主义的社会。这种支持集中于三个领域。

首先，日本为叙利亚境内外的所有叙利亚人提供援助。第二，日本为妇女职业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提供支助。第三，日本通过提供援助来减轻邻国面临的负担，支持地区稳定。尤其须加大努力，建设能够抵御暴力极端主义的社会。日本与联合国合作，支持从暴力极端主义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领土，

以促进稳定。我们为那些被社会忽视的人和没有得到基本援助的人提供援助。

举例来说，日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约旦北部实施紧急就业项目。在那里，叙利亚难民潮提高了当地的失业率。这个项目为1 000多位年轻人找工作和开办商业企业提供了帮助。纳迪娅是一位约旦妇女，她回忆说，“我无法忘记我在电话里听到我被接受参加这一项目的那一时刻。”纳迪娅有三个孩子，她学到了开办一家商业企业的必要知识并决定开一家厨房用具商店。我们认为，倡导妇女参与社会，在年轻人中发展参与意识是创建有复原力和容忍态度的社会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有效途径。

有鉴于此，从2011年至2015年，日本为叙利亚、伊拉克和邻国提供了超过12亿6000万美元。此外，日本正在落实今年为叙利亚、伊拉克和邻国提供的11亿3000美元的援助。日本尤其注重落实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食物、水和接种疫苗，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援助，包括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的教育和职业培训。

然而，日本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当前的叙利亚危机。日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名成员，重申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此事的决心，因为首先，停火具有绝对重要性。再说一遍，日本将继续努力处理这一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艾哈迈德·扎希德·哈密迪先生阁下发言。

**哈密迪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今天这次会议并主持安理会今天的工作。马来西亚认为，鉴于最近叙利亚的事态发展，这次会议特别及时和重要。

我借此机会正式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新西兰与埃及和西班牙一道，大力领导安理会为处理叙利亚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所作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谨强调，我们非常赞赏并尊重联合国在带头就叙利亚危机采取国际对策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这方面，我感谢秘书长及其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两人今天与会。

联合国支持的人道主义车队周一夜间在阿勒颇附近遇袭，令马来西亚感到震惊和愤慨。我们强烈谴责在此事件中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为，认为这再一次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反映出冲突当事方完全不尊重、漠视和藐视人类价值观。

马来西亚对于在此严酷现实下帮助缓解叙利亚公民处境的该国其他朋友表示声援。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某些步骤，包括向处境困难的叙利亚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叙利亚人，提供少量直接的资金和实物捐助。我们也承诺接收逃离本国暴力的数千名叙利亚人。我要高兴地告知安理会，该倡议得到了执行。

叙利亚的长期血腥冲突继续严峻考验着安理会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否团结一致采取共同做法，达成危机的可信和可持续政治解决。自2011年以来，危机发生了变化，引发了我们大家正在努力遏制的、规模庞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为恐怖主义毒瘤的增长、特别是“达伊沙”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和有利环境。“达伊沙”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对全球都造成了影响。

在此背景下，安理会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继续争取在目的和行动这两个方面实现团结一致，从而切实履行《宪章》赋予它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我注意到在争取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方式，但我愿强调，绝不能将安理会置于一边，它应当发挥核心作用

在此关键阶段，尽管俄罗斯和美国9月9日达成的一揽子协议近日来遭受广为人知的挫折，但这些协议依然是各方最新的具体努力，其目的首先在于制止暴力，然后是为开展可信和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以决定叙利亚未来奠定基础。



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秘书长和德米斯图拉特使对于冲突当事方可能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的看法。我们了解，这些提议的首要目的是结束敌对行动，我们大力支持该目标。

马来西亚作为安理会现任成员，坚定不移地执行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关于停止暴力和人道主义状况的决定。

必须特别重视保护儿童问题，儿童是任何暴力冲突中最弱势的群体。伊德利卜一产科医院遭到轰炸，致使婴儿连同保育箱摔落到地上的消息令我们深感震惊。儿童在遭受化学武器袭击后艰难地喘着最后一口气的画面让我们目不忍睹；看到5岁儿童奥姆兰·达克尼什在从自家房屋的瓦砾中被扒出来后，浑身是尘土和血迹，静静但却是满脸惊恐地坐在救护车里等待的样子，我们的心都碎了。可悲的是，很多人没能活着出来。

尽管儿童遭到轰炸和毒气袭击以及忍饥挨饿的可怕事件不可胜数，但叙利亚冲突当事方似乎蓄意抛弃了所有理性和人性，未能马上停止这些行为，以防出现更多伤亡特别是儿童伤亡。我们强烈要求冲突当事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的准入机会，以及保护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和民用物体、救济或救援工作人员、学校和医院。

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仍具现实意义，但马来西亚认为，应当以第2254（2015）号决议的规定作为指导推进政治进程，同时执行俄美9月9日达成的安排。我们呼吁所有有关伙伴和利益攸关方支持德米斯图拉特使概述的前进战略。

最后，我谨强调，马来西亚仍致力于追究在叙利亚冲突期间所实施的各种侵权和虐待行为的责任。我们愿与所有有关伙伴合作，我们将支持为此采取举措。

我也愿表示，马来西亚大力感谢并尊重联合国系统以及其它方面许多人道主义行为体和机构，它

们在实地不懈努力，给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人民带去了些许希望和尊严。

我们想要还这笔债是永远都做不到的，然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加倍努力，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令枪声停息下来，从而使叙利亚民族能够很快开始实现和平、开展和解与重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政权外交部长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女士阁下发言。

**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我们在庆祝国际和平日，这是审议身为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的姐妹国家即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局势的理想日子。

今年9月3日，也就是仅仅几天前，是令国际社会震惊的一张图片公布整整一周年的日子。这张图片拍摄的是土耳其海滩上名叫阿伊兰·库迪儿童的尸体。该图片深深触动了人们的良知，成为叙利亚正在遭受的人道主义悲剧的象征。在这场悲剧中，30万人死亡，66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1 350万人处于人道主义紧急状况，480万人沦为难民。国际社会——我们对必须这样说深表遗憾——对这些数字已司空见惯，就好像它们是日常生活的正常部分。在叙利亚局势中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方面，我们失去了人道主义维度。问题是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并非由于事发偶然或神灵干预，而是拜国际大国的干涉所赐。这些大国侵犯叙利亚的主权与独立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从而违反国际法，而且图谋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无视叙利亚人民的愿望。

我们走到这一步并非偶然。我们听说过使用化学武器的事。我们必须寻求真相，因为国际社会在抱有许多遗憾的同时，也是弥天大谎的受害者。或者说，难道我们也许已忘记伊拉克的情形——有人假想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于是对中东的这个国家实施了军事干涉？这种干涉并非是要带来幸福、进步或发展，而是要播下暴力、死亡和毁

灭的种子。其唯一目标是攫取该兄弟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它也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成员。

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听信权力中心通过国际传媒集团兜售的各种谎言。我在这里听说，公民厌倦了其各自国家的政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公民并非厌倦我们各国的政府。他们厌倦的是企图统治世界的某些大国。这才是我们所厌倦的。我们厌倦的是缺乏准则和规章，因为在我们各国的政府中，我们遵守联合国多边体系和国际条约。

就在几天前，9月17日，星期六，我们在玛格丽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历史性峰会上相聚，震惊地目睹了美国对一个兄弟国家叙利亚的军队实施袭击，感到痛心。这起事件为恐怖主义团体在实地的推进提供了便利。我们还会看到多少这样的错误？事后声称犯下错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此类错误是以成千上万人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当有人告诉我们犯下一些错误时，我们在此情形下绝不能保持缄默。有人对所犯的错误负有责任；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当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团体正试图取代一国的合法政府并无视人民的意愿时，我们在这个由我们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场所，问问自己，是谁在支持它们，谁提供的武器，又是谁在为恐怖分子的后勤保障提供经费？这些是不容掩盖的真相。我们是不是必须再等10年才知道真相？

我们不能继续如此无耻和不道德地向世人说谎。显然，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我们看到，我们的《宪法》认为发展和平不仅是一项根本原则，而且还是一项基本权利。我们主张维护叙利亚人民的和平与发展权利，并维护其主权权利。在这方面，我们将加入任何促进和平政治解决的努力；这种办法首先立足于尊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机构及该兄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外交部长鲁道夫·尼恩·诺沃亚先生阁下发言。

**尼恩·诺沃亚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新西兰召集本次内容翔实的高级别会议，以讨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带来的挑战，即，叙利亚当前的冲突。对于这场冲突，我们从开始以来一直在关注。乌拉圭特别赞赏本次会议，因为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动员必要的政治意愿，以期通过谈判为叙利亚人民达成长期的解决办法。

安理会每三个月举行会议分析中东局势。在每次这样的会议上，所有安理会成员都铿锵有力地表示亟需找到化解危机的办法。同样是在这些会议上，我国一直强调叙利亚人民面临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和推进可持续政治解决办法的必要性。我们已经就这方面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达成一致。然而，我们今天再次开会讨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更多地做些什么。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在国际层面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们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应对当前的冲突。我们一直未能排除障碍，实现持久和平，或终结数百万人民的苦难。经过五年的冲突，我们继续目睹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丧生。我们看到了侵犯平民各项权利的行为。我们已经注意到使用饥饿等战争策略的行为。我们一直在奋力消除现有的种种障碍，为那些亟需援助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最糟糕的是，我们目睹了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医院和学校等平民目标的行为。

那些得以逃离的人无法返回其家园。他们的生活被毁，家庭失散，前途被一笔抹杀。他们不懂什么经济、政治或战略利益，想要的是解决办法、行动、措施和坚定的政治承诺。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的原因：担负分配给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叙利亚民众需要的是，我们在此与会的每一个人都作出紧急反应。因此，我们必须再次作出承诺，搁置我们的分歧，致力于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以便能够找到摆脱当前危机的途径。对话要求所有利益攸关方遵守国际法、特

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其承担的义务。亟须遵守安理会各项决议的规定。

就在四个月前，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医院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第2286（2016）号决议。然而，尽管这项决议有8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作为共同提案国，但医院继续遭到轰炸。当最脆弱者不断遭到袭击时，没有一种错误可以以为这类行为开脱。

现在乃至永远，我们都会谴责越来越多地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因为这是最明目张胆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之一，而且我们谴责使用桶状炸弹对当地民众造成无以言喻的伤害。联合调查机制必须查明谁应对此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我重申，乌拉圭最坚决地谴责恐怖主义团体在这一地区开展活动。我们确信，此种行为无法得到开脱，不管它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族裔、种族还是任何其他性质。同样，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叙利亚冲突中，这些团体造成的不稳定影响日益增加，这对持续解决前述冲突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与叙利亚冲突中作出的政治努力相结合，我们应重新致力于落实切实和高效的措施，采取全面和长期的做法，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的筹资活动。同样，我们应在武器贩运、监管武器交易并确保有效执行《武器贸易条约》方面作出更大努力。这一决定需要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承诺，我们诚恳提出这一要求。

我们必须继续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的工作和努力。至关重要的是恢复各派之间的对话，从而尽快达成叙利亚人主导的和平政治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将只以叙利亚人民的利益为重。乌拉圭强调，这一进程必须得到联合国和冲突关键各方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们对最近签署的停火协议未能切实执行深感关切。我们确信，如果各方不能严格遵守规定，使叙利亚人民获得和平的长期政治解决方

法将不可能实现。同样，不受干扰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至关重要，保证有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上文所述的停火有直接联系。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对叙利亚人民的承诺以及对所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现在已成为一项共同承诺。

这些令人震惊的画面不断给我们带来冲击，让我们看到这场冲突的恐怖，提醒我们本组织的主要作用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要负起责任，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长让-马克·埃罗先生阁下发言。

**埃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叙利亚陷于悲惨境地已有5年时间，每过一天，叙利亚就被推入更深的混乱之中，叙利亚人民被推入更深的恐惧之中。共同努力，谋求结束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这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如果我们无法维护《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使命，他们将严厉地评判我们。

美国和俄罗斯上星期签署了一项协议。法国对此表示欢迎，将其视为对紧急状况的应对措施——救人性命的应对措施。5年来，平民承受了这场可怕战争中最严重的伤亡。阿勒颇成了烈士城，它象征着这场战争的恐怖。必须停止战斗，必须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和必须推动和平势头，以期达成包括重建和数百万逃离的难民回归家园在内的政治解决方法。

在会议桌边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有多么艰难，正如最近的事态发展不幸表明的那样。暴力思维再次占了上风；停战再告失败；尽管军事解决方法注定失败，而叙利亚政权却再次顽固地谋求其鲁莽的军事战略。我们不得不认为，未能明言的目标是不是阿勒颇的陷落、事实上的分治和对叙利亚的有效控制。

这种恶性循环已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持续了太长时间。在这场未知因素多于已知因素的冲突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5年的战争夺走了30

多万人的生命，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显然，没有人能靠武力取胜。除了恐怖主义组织继续从普遍而广泛的混乱中获利之外，这场冲突没有赢家。如果关于这场冲突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其结果只能是政治性的。

面对叙利亚的悲惨境地和失败的风险，在安全理事会内外，我们都没有再三考虑、目光短浅地算计、思考战术和含糊其辞的时间。我们必须首先维持停止敌对行动。在这方面，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协议截至目前——我重复一遍，截至目前——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建议。但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实地发生的大量违反停火的事件绝大多数是叙利亚政权及其同盟的行为。今天上午数次提到的人道主义车队在阿勒颇遭到可耻轰炸的事件使国际舆论极为愤怒。这遗憾地表明，暴力活动正愈演愈烈。医疗设施和人员常常遭到轰炸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正如秘书长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必须公开这些悲剧背后的全部真相以及制造这些悲剧的人。我们共同的道义责任是联合起来，使各方遵守停止敌对行动。我们的共同承诺必须是确保有效、公正和持久地实施停火。

我要强调，如果要使叙利亚人感到停止敌对行动的切实影响，达成有效停火就至关重要。因此，人道主义援助必须得到落实，它不能再成为叙利亚政权讨价还价的对象。对平民和温和反对团体的所有轰炸都必须停止。严格的监督是关键所在。经验告诉我们，叙利亚政权利用停火，在当地将其军事努力集中到其他战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叙利亚政权把它的所有士兵都留在营地，因为停火是否有效都取决于此。我代表法国提议，安全理事会应切实为此作出努力。

第二项要求是实现正义；它要求，即使以休战作为交换，也决不姑息犯罪。事实证明，与达伊沙一样，该政权使用了化学武器。必须惩处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如果不加以惩罚，叙利亚就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因此，这要由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采取行动，以谴责这些袭击并惩处犯

罪者。对于一直谋求永久消除核武器的国际社会而言，这既是它的道德责任，也是它的义务。

第三项必要条件是可持续性。停火协议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它对于为未来的和平创造条件至关重要。一项新的治理安排必须能够开启政治前景，并创造一个集体空间。当然，对于一个分裂叙利亚人民并主要在传播死亡和破坏种子的人物，人们无法寄予新的希望。德米斯图拉先生前不久再次提及的第2254（2015）号决议，为政治过渡和权力移交提供了一份路线图。

当然，美国和俄罗斯对于实施其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们两国担任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共同主席。但正如我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会议上、对谢尔盖·拉夫罗夫和约翰·克里以及在此对各位成员说过的那样，法国确信，只有调动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我刚刚提到的目标。每个人都必须担负自身职责。这种做法确实有其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我们正在提出的是可信而有效的新监督机制，因此，作为该机制的一员，法国愿意担负起自身的职责。这样一项机制必须要有可能做到，共同评估违反休战的行为，共同评估人道主义准入的种种障碍并确定后果。我们必须摒弃相互指责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导致此前的协议以失败告终，并且不利于形成信任氛围。现在存在着太多的不信任。我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会议上也注意到了这种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创造有利于向前迈进的条件。因此，我提出这项关于新的监督机制的提案。我已向安理会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所有成员分发了我们为讨论所编写的非正式文件。

一旦有效的休战落实到位，而且作为优先事项的人道主义准入得到确保，真正的政治过渡谈判就能够并且必须得到恢复。我们知道参数有哪些，即，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和先前的发言者们经常提到的第2254（2015）号决议。高级谈判委员会已经介绍了各项建议，并且愿意为建立一个开放、民主和尊重自身多样性的叙利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除了宣传和拖延战术之外，

我们从这个政权身上看到了什么？但是关于谈判的建议呢？迄今为止，什么都没有。因此，举证责任落在了他们自己及其盟友身上。

最后，在叙利亚，利害攸关的还有重大的反恐斗争。这场战斗没有结束，也不可结束。必须继续下去，不仅要打击达伊沙和在叙利亚支持相同意识形态和暴力的、包括达伊沙在内的所有其他团体，还要打击基地组织和胜利阵线。法国再次重申，这场战斗还必须包括所有非圣战者武装团体——它们应当与这些恐怖主义组织保持距离——并且快速行动。

在国际社会与其联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法国正在发挥其自身的作用。我们正在从军事上对达伊沙采取行动，并且准备对一切恐怖主义团体采取同样行动，我们必须防止它们利用休战加强自身力量并趁机做大。但在打击达伊沙的斗争中，为了确保叙利亚最终再次找到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道路，没有什么比我们的集体动员更加有用。如果我们甘愿软弱无能、相信宿命、听凭摆布的话，我想我们将背负沉重的责任。媒体已经在宣扬，一切都已结束，同时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失败，甚至没有一丝停火的希望。要由我们在座各位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仍然有希望。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不希望成为导致阿勒颇陷落——我再次声明阿勒颇是一座烈士城——或者导致叙利亚人民殉难的共犯。法国不会就此罢休。今天上午，我已经在这里听到一些鼓舞我坚持这一希望的发言。

我们需要的是意愿的爆发、责任的爆发和团结的爆发，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太久的冲突。这就是今天我以法国的名义，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呼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西班牙外交与合作大臣何塞·曼努埃尔·加西亚-马加略先生阁下发言。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发言将重点谈谈先前一些关于冲突、人

道主义局势、恐怖主义言论、政治进程和联合国作用的想法。

关于较早的看法，我们大家都认同，与中东其他冲突一样，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能够确保在具有内在多样性的社会之间形成凝聚力的政治制度。因此，正如法国总理刚刚提到的那样，片面或暂时的解决办法不会奏效。相反，我们需要持久、稳定的解决办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还同意，时间刻不容缓。当下，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解决冲突的政治框架，包括安全理事会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二条是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即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的第2254（2015）号决议。我们缺乏的是确保遵守各项决议的勇气和政治意愿，和对设想最终结束冲突的政治进程具有充分的想象力。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人道主义层面。我不会重复叙利亚冲突可怕后果的各项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也不会谈及冲突对接收国造成的后果；这些国家正不得不承受难民带来的巨大负担。在昨天大家都参加的会议上，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些内容。我也不会提到给欧洲带来的后果。但要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民粹主义和仇外运动是由于难民对我们这些国家造成的影响而产生的。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谈论人道主义局势，不过我也不会提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造成的后果——这是冲突导致的主要结果之一。我们谈到了对平民发动的袭击。我们谈到了对医疗设施的袭击。我们也谈到了违禁武器的使用。

对所有这一切有两个后果。决不能让犯下这些罪行的人逍遥法外。

一段时间以前，西班牙提议设立一个专门处理恐怖主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它将审理国际刑事法院和各国法院无权审理的罪行。正如我们的马来西亚同事指出的那样，西班牙与新西兰和埃及一道，一直在安全理事会主导人道主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领域。

关于恐怖主义，西班牙在国内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个方面都有广泛经验。在与安理会分享我对这种经验的想法时，我应该指出，我们采取三个层面的行动。首先是致力于采取国际层面的行动，那就是停止将恐怖主义散布到世界其余地方的论坛和运动。目前正在通过西班牙是其积极成员的国际联盟进行这项工作。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消除在我们各国与叙利亚之间来往的外国战士的移动以及资金流动和武器贩运。在叙利亚国内层面，我们必须分辨良莠——即分辨温和的反对派团体和明显的恐怖主义团体。我尤其想到的是达伊沙和胜利阵线，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同意。不过，我们也必须让至今尚未明确表示它们将站在这条分界线的哪一边的20个团体作出决定，然后我们就能作出适当结论。

至于我前面提到的政治进程，叙利亚社会如果没有对话和和解，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首先，没有军事解决办法。没有一方能够赢得战争胜利，因此，如果没有军事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根据对话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但是，对话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对话必须是为了达成真正的民族和解——请相信我，西班牙人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认为，如果这种对话要最后达成和解，就必须设定一些条件。

冲突各方应当了解，新的叙利亚将不再是那个它们为其而战或正在为其打战的那个叙利亚，它将是一个具有真正想要和平的善良愿望的所有各方共同拥有的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新的叙利亚，各种条件都需得到满足。首先是流亡者的返回，没有他们的合作就不可能建造新的叙利亚。第二是不要去除机构，避免我们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犯下的错误。第三是大家必须了解，我们所要的叙利亚是一个合为一体的叙利亚，它的领土完整原则受到尊重——我们不能接受或容忍这场冲突可能以分割叙利亚作为结束——一个多元的叙利亚，因为叙利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社会。

要使这个想法成为可能，并要启动能够建造这个新叙利亚的政治进程，设定一些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停火必须得到保证，这绝对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必须确保提供给受到痛苦最严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此外，还必须推动进行政治对话。这是安全理事会、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以及对冲突各方施加更大影响力的国家的责任，不论这是哪些国家。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境内发生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时，却有外来行为体尽管没有进行实际煽动，但想在这场冲突捞取利益。

最后，我要引用西班牙思想家萨尔瓦多·马达里亚加的话——他本人就是一名国际公务员——他在1951年西班牙内战最后结束时，在这个联合国组织向国内外反对人士讲话，他说：

“我们那些曾经选择自由而失去土地的人，以及我们那些曾经选择土地而失去自由的人，现在团结在一起，共同照亮将使我们得到土地和自由的道路”。

阿门，但愿如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先生阁下发言。

**约翰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告诉克里国务卿，我不认为世界人民会受到叙利亚境内正在出现的各种状况的愚弄。他们知道，这不只是一场内战；这还是一场野蛮的代理人战争，这场冲突受到这个议事厅内所代表的某些国家政府的助长、输血打气、武装、怂恿、延长及其作为和不作为而变得更加骇人听闻。他们正看着我们——成人、有家庭的人、了解世界的人、有大学学位的人——要求我们摒弃我们的分歧和争取国家战略利益的自私念头，将叙利亚人民放在首要位置。这意味着大家都认识到，除非有真正的停火，就不可能有政治进程，除非能有从阿萨德政府过渡的真正政治协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停火。

阿萨德政府必须为叙利亚境内死亡的4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负责，而此刻它还继续向它自己的公民投掷桶装炸弹，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记录在案的两次投掷氯气弹事件。我们如何能无动于衷，让会使身体灼伤和起泡的野蛮氯气弹继续投向无辜百姓？至于前一两天我们看到的对援助车队和医疗设施的狂轰滥炸，正如克里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这只有两个可能的罪魁祸首。我非常希望很快就能真相大白。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应将相互指责放在一边，我希望国际舆论不会再继续容忍这种杀戮。我认为，这个世界现在要求我们不再只是重述第2254（2015）决议的陈腔滥调，而是实际将其付诸实施，使和平进程和这些对话在日内瓦再次展开。我想，还能充分利用对叙利亚未来的愿景，正如谈判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建立一个开放、多元、民主和尊重所有少数民族的叙利亚。此外，正如主席正确指出的那样，目前还有妥协的空间，并且也不应设定太多红线。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刻——特别是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保持克里-拉夫罗夫进程这个重要向前推进的势头。我再次向克里先生和拉夫罗夫先生两人为完成这项工作和将其推动向前所作的努力表示敬意。

我们能完成这项使命。在这个议事厅里的人能完成这项使命。他们能帮助促成停火；他们以前已经证明能够促成停火。他们能使谈判继续进行，我们也能以妥协精神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加西亚-马加略外交大臣发言时恰当地说的那种本会议厅内所有人的意愿和善意，我们就不可能有那种妥协精神。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有妥协的余地。我认为，现在情况非常黯淡。让我们面对这一现实。有时，黎明前时刻是最黑暗的。

我真心希望大家今天思考的是：如果一年后我们再次愤怒地来到这里，而叙利亚境内仍在发生轰炸、杀戮、残杀及屠杀，恐怕那些在本会议厅拥有广泛代表权的人，尤其是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将要负最大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先生阁下发言。

**王毅先生（中国）：**我们感谢新西兰倡议召开此次安理会的高级别会议，也赞赏新西兰总理来亲自主持这次会议。

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厅承载着欲使后代免遭战祸的理想，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当前，我们看到世界保持总体和平的同时，地区动荡和局部冲突接连不断，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安全局势错综复杂。

以叙利亚问题为代表的西亚北非乱局已经延宕五年，受害的不止是地区国家和人民，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无辜生命的逝去、无数家园的损毁、无尽纷争的起伏告诉我们：

第一，必须坚持政治解决。以暴易暴只会加深仇恨，以战止战只会战火不断。中东有关各方应该通过对话谈判缩小矛盾分歧，兼顾各方利益，寻求最持久、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国际社会要给政治解决以决心和耐心，留足空间和时间。

第二，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中东地区的矛盾错综复杂，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解决起来必须综合施策。改善民生、培育宽容的文化、努力和谐共处，应该是解决中东乱局的根本之道，也是防范出现新的动荡的治本之策。各国应当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方面，没有标准的答案，只能够因地制宜，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

第三，必须坚持多边主义。解决叙利亚等中东问题主要依靠本国人民，当然也需要国际社会施以援手，尤其是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主渠道作用。其它各种力量也应当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多帮忙，少添乱。

解决叙利亚问题要切实执行安理会涉及到叙利亚问题的相关决议，特别是第2254（2015）号决议。我们还清楚地记得，也是在这间大厅里面，所

有的安理会成员一致举手同意了第2254（2015）号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大方向，明确了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基本原则。实现停火、政治谈判、人道援助和合力反恐，我们认为，这四个方面需要统筹兼顾，四条轨道应该并行推进。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成为叙利亚局势向好的一个拐点。

我们欢迎俄、美双方再次达成在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也赞赏俄、美两国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协议能够为改善叙利亚的地面形势提供新的机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中方对叙利亚政府军遭受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表示遗憾。我们尤其对近日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也遭受了武装袭击，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该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应该合力来确保这个来之不易的停火协议能够全面有效的加以落实，从而为推进和谈以及缓解人道局势创造必要的条件。

叙利亚冲突双方不应该在战场上决胜负，而要从谈判桌上止纷争。中方敦促尽快重启日内瓦和谈，通过叙人所有、叙人主导的政治进程，达成兼顾各方利益的安排。域外的力量不应该籍冲突来谋取私利，而应该多为和平添一把柴，助一把力。面对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叙利亚各方各派要开放人道准入，保障人道救援物资及时运达。国际社会要继续伸出援手，帮助叙利亚人民渡过难关，帮助叙利亚的周边国家妥善安置难民。

中国也将继续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两天，中国的李克强总理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也宣布了我们对于难、移民问题所提供的新的援助。

叙利亚的乱局为恐怖主义的蔓延和肆虐提供了土壤。我们主张要坚决地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当前尤其要加强三个方向的国际反恐合作，一是情报的交流与共享，二是阻遏社

交媒介传播极端思想，三是要切断恐怖分子流动和融资渠道。

中国是中东地区各方的真诚朋友。我们在中东没有任何私利，而中东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中东人民的关切就是我们的关切。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履行我们的应尽责任，为实现中东和平与安全发挥应尽的作用。我们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铸剑为犁，实现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哥拉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曼努埃尔·多明戈斯·奥古斯托先生阁下发言。

**多明戈斯·奥古斯托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新西兰代表团组织召开本次会议。我借此机会祝贺新西兰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一直努力弥合安理会成员之间在叙利亚冲突等敏感和有争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今天的会议就体现了此类努力。

在这个紧要关头，至关重要的是，整个国际社会都要在考虑到叙利亚人民继续承受这场可怕战争的骇人听闻后果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勤奋地、建设性地作出努力。令人遗憾的是，政治分歧和战略利益继续阻碍谈判的前景，而这些谈判可能导致实现和解，从而结束冲突，使数百万叙利亚平民免遭暴力、人道主义灾难及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

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两国政府的调解下达成了在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最新协议，我们乐观地获悉这一消息，认为这是朝着重启政治对话、改善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更加有效地打击遍及中东内外的恐怖主义祸患迈出的关键一步。如不解决旷日持久的冲突，如地缘政治利益高于人民福祉的叙利亚境内的冲突，罪恶滔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暴力极端主义实施者——基地组织、塔利班、胜利阵线、青年党、博科哈拉姆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就会更加强大。



五年多来，我们目睹了学校、医疗服务机构及水电供应等其他民用基础设施被毁，叙利亚整个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尽管人道主义机构努力为有需要者提供援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启动有意义的政治进程之间存在联系，而且双方的官方调门一直是缓解局势并愿意恢复政治谈判，但现实是，取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成果继续优先于和平谈判。

鉴于这一现实，被迫逃离的平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陷于边缘地位，不再心存幻想，感到失意沮丧；由于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怨愤情绪，他们成为极端主义和仇恨意识形态及虚幻的使命和归属感的沃土。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必须维护促成停火的政治意愿，维持业已达成的谅解。现在时机已到，该地区所有相关行为体应加倍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旁，并开始缓慢和艰难的结束敌对行动进程。这反过来将创造条件，促进自由和畅通无阻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启政治解决这一失去理性的冲突的全国对话，以期结束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这应该是我们的主要优先事项。

最后，我们要感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先生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本人做出努力，促成停火协议，并感谢德米斯图拉特使做出不懈努力，消除交战各方之间现有的差距，使叙利亚各方与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合辙而行，以促进恢复一轮更加富有成效的谈判。我们强烈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及其它区域利益攸关方确认结束冲突的长期益惠，并施加必要的压力，促进恢复谈判，并更加团结一致地有效打击日益扩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这些实体开展合作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大幅减少流入叙利亚的武器，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量，将结束冲突确定为主要优先事项，并缓解陷于这场血腥战争的无辜平民的困境。我们希望，本次辩论会连同我们的共同努力，将促使国际社会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在结束武装冲突方面，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感，因为这些冲突是冲突区和全世界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抬头的根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通知安全理事会，就在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会议讨论我国局势之际，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光明磊落的美国人及来自其它国家的人员正在会议大楼外的47街示威游行，呼吁安理会成员停止对叙利亚的轰炸和干涉及其对恐怖团体的支持。美国其它城市，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也出现类似的示威游行。

讨论我国即叙利亚问题的本次重要会议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举行的，在这一时刻，我们正看到出现与上周的可喜迹象背道而驰的严重混乱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背弃它9月9日在日内瓦与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协议。这也是由于不愿意迫使所谓的国际联盟支持的武装团体遵守上述日内瓦协议。我们必须指出，用来描述这一联盟的“国际”一词与现实不符。也就是说，该联盟是在国际合法性范围以外，在没有安全理事会决议和未与利益攸关方，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进行协调的情况下组建的。这一联盟让人想起许多发言者今天提及的其它破坏性联盟，这些联盟给伊拉克、利比亚及也门等国带来的只有灾难。

当美国政府决定通过空袭单方面干涉我国事务时，美国官员前来对我们说，华盛顿承诺不使用美国战机打击叙利亚军队或要害基础设施。相反，只有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才会成为打击目标。在这一点上，美国常驻代表亲口向我作出保证，她是代表美国政府发言的。这是该国政府传达的信息。

该联盟设立和空袭开始两年后，美国官员忘记了他们的承诺和保证。美国喷气式战机正在轰炸叙利亚军队的各种设施和要害基础设施，而且，美国士兵现在驻扎在叙利亚境内。美国对叙利亚东部地区、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地区以及以色列对叙利亚南部地区的军事侵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这场代

理战争已经成为一场真正的战争，是对我国的真正侵略。

在美俄双方达成一致，以打击“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等无论什么名称的恐怖主义组织之后，我国欢迎俄罗斯-美国9月9日声明。这一协议是在叙利亚政府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达成的。然而，以安理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得到的却是可怕的震惊；在这震惊面前，它束手无策，未能发表谴责声明，或者至少表示愤慨。这一震惊便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丹麦的战斗机对阿拉伯叙利亚军队的目标发起毫无正当理由和残酷的侵略。我军部队正在代尔祖尔机场附近的Tharda山区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这些部队此前一直在保护成千上万被伊斯兰国围困在代尔祖尔市的伊斯兰公民。

这场可憎的袭击造成无数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官兵伤亡——83人牺牲和100多人受伤。这场空袭持续了整整50分钟，而此前则是无人机进行了两天多的侦察飞行。这一侵略行径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进入叙利亚军队的军事驻地铺平了道路。对这一驻地的袭击刻意安排在叙利亚军队得以再次收复它之前。在伤痛之上又添耻辱的是，我军士兵和伤员还是另一场无人机空袭的受害者，而当时他们在遭受袭击后正撤离他们在Tharda山的阵地。

在这次让人无法接受的蓄意袭击之前，我国一直在关注如何按照2015年11月14日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在维也纳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来瓦解恐怖主义团体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曾希望确定哪些是恐怖主义团体，哪些不是，而且哪些可被看作是反对派团体。然而，看起来，10个月是不足以让有些方面解开这个令人费解的谜团的。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过程中，有些方面看来恰逢阿尔兹海默病早期发作。

依照同样的思路，大马士革期待华盛顿履行其在这方面的承诺，终止某些众所周知的国家通过媒体在政治、后勤、财务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赞助和支

持恐怖主义的政策和做法。我们期待制止恐怖主义分子、武器和资金通过边界从叙利亚的邻国流入境内并不再有人将恐怖主义用作政治敲诈的手段。

美国的侦察飞机、监视卫星和情报机构未能在伊斯兰国和那些打击伊斯兰国的组织之间加以区分。所谓的国际联盟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无能，人们并不陌生。多年来，该联盟未能侦查到数以千计外国战斗人员从世界各地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幸好今天安理会有位发言者提及了这个问题。他们未能侦查到装甲车队和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跨越叙利亚沙漠，历经200多公里的漫长旅程，从伊拉克进入巴尔米拉。他们未能侦查到数千辆卡车窃取并走私叙利亚的石油到土耳其，以便为伊斯兰国的各种袭击提供资金。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所获取的每一块美元的来源和最终去向，但是他们还是未能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供给。他们得以取得的仅有一项成功是，捏造莫须有的指控、制造虚假的事件、编造政治化的报道和编辑有关叙利亚人遭受苦难的视频，以便将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妖魔化。

令人十分震惊的是，美国国务卿竟然会使用一个所谓的目击者的证词，说什么他注意到，昨天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遭袭击的人道主义车队上方有一些飞机。这位目击者是所谓的温和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一位成员。他的证词足以确定发生了对这支车队的空袭，而且也足以让克里先生指控叙利亚和俄罗斯两国政府。我的问题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人，难道他一个人，难道只有他自己能够注意到飞机，而其他人，成千上万在那里生活的人，却没有看到这些空袭吗？目击者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可笑，尤其当我们想起那些指控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人靠的也是一位目击者的“看到橙色烟雾”之说时，更觉得可笑。这是叙利亚反对派告诉我们的。没有人在那里——既没有土耳其军队，也没有美国军队，也没有从机场停放直升飞机的地方偷取了叙利亚直升机的恐怖分子。

为了唤起安理会成员的记忆，我希望回顾一下美国官员所犯的错误。看来美国方面并未从其错误中汲取教训。自从建立所谓的国际联盟以来，美国军队犯了几个错误。它错误地轰炸了拉卡市一所视障儿童小学，而且在艾因阿拉伯市错误地空投下包括武器和火箭在内的援助物资，以致物资落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之手。它错误地地杀害拉卡市附近的叙利亚平民，同时却声称目标是针对伊斯兰国的一个武器工厂的。尔后一支法国和美国部队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当时一次联合空袭导致阿勒颇附近的曼比季镇有200多名平民丧生。就在几分钟之前，一个安理会成员对阿勒颇局势表示了遗憾。我们要指出，在国际联盟实施的一次联合空袭中，该城市附近有200名平民丧生。

最近对我国政府提出了一连串不实指控，包括指控我们袭击阿勒颇外的一个人道主义车队。此种指控是众所周知的有关方面发起的肮脏宣传战的一部分。他们趁机利用叙利亚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唯一目的是在新闻媒体中讨到便宜，进行政治讹诈，执意推行其图谋，完全无视叙利亚人民所遭受的巨大伤亡。而每当这些有关方面拒绝同意不符合其图谋的任何解决方案时，就会出现此种巨大伤亡，从而延长危机。

我国叙利亚已经告诫各方提防本区域某些方面在美俄协议刚宣布但尚未生效时就企图破坏该协议。我想提请注意最近几星期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发动的邪恶袭击。美俄打击胜利阵线以及耶尔穆克烈士旅等其他恐怖组织的协议一宣布，这一袭击便出现升级。虽然我们已就以色列的侵犯行为以及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医院接受治疗的情况多次致函安理会，但维持和平行动部一直保持沉默，这不禁令人怀疑。

我还要提请注意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非法军事行动。土耳其事先未与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行动指挥部协调，就以打击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为借口发动军事行动，而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这是一种侵略罪行。

这是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此种行为与土耳其官员的言论相吻合的，他们说，土耳其政府想在不与叙利亚政府或联合国协调的情况下，向阿勒颇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我国随时准备在不附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按照发起叙利亚内部对话所依据的决定和基础恢复对话，力求在没有外来干涉或干预的情况下达成一项完全由叙利亚人自己决定的政治解决方案，使叙利亚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未来和选择，从而确保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叙利亚不会成为另一个利比亚或伊拉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叙利亚任何政治进程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在一切相关领域与主要伙伴方——叙利亚政府——接触、合作与充分协调。如果一些国际行为方有意无意地要排除或排斥叙利亚政府，质疑其与联合国的合作，或者破坏它在促进和维护民族和解方面取得的成就，那么，为解决危机而组织的任何委员会或任何种类会议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叙利亚政府取得那些成就，是因为外国作战人员自愿解除武装，政府同时恢复其正常身份，对他们实行大赦，让他们前往其他地方。这反过来使他们离开后的那些地区得以恢复正常生活，使国家机构得以恢复提供其曾经提供的那些服务。

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难道能允许数百个武装团体和数以万计恐怖分子继续象过去逾五年半那样，对我国政府、我国军队和叙利亚基础设施实施恐怖袭击吗？假如没有外部支持，他们能维持下去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认为它应得到考虑。我们不应被误导，错误地认为叙利亚局势是一场内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美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克里国务卿在本次会议早些时候曾引述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话：我的同事们有权发

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杜撰事实。我们需要谨记究竟是谁在延长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前面这位发言者的发言满是不实之词，我觉得没必要再多说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土耳其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审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对本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贝盖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要求发言，以回应叙利亚代表的发言。

昨天，土方在最高政治级别向联合国会员国介绍了土耳其对叙利亚冲突所涉政治、安全和人道主

义方面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但我想强调我们对叙利亚政权代表所作发言的某些内容感到失望。他在发言中歪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包括针对土耳其的某些指控。我们完全不接受其任何指控。

从另一方面讲，本次会议有助于促进在政治层面就与叙利亚有关、对各方都很重要的共同关心问题交流意见。然而，如果也能够听取来自高级别谈判委员会的叙利亚人民真正代表的声音，那么会议的作用就会大大增强。我们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们同样相信，那些导致叙利亚遭受破坏、致使叙利亚人民饱受苦难的人终将由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被追究责任。但在那之前，土耳其将支持叙利亚人民以民主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

中午12时40分散会。